



〔英〕大卫·斯图亚特·戴维斯 著  
舒丽萍 译

# 福尔摩斯 新传

## 篡夺王位 IV

### SHERLOCK HOLMES

福尔摩斯惊险故事 全新演绎 / 海外 数次再版  
值得每一位福迷入手珍藏

背叛者的凶狠与狡诈给鲁里坦尼亚王国的王冠蒙上了阴影，  
王位的继承人能否顺利返回王宫，一切只看福尔摩斯和华生的智慧与勇气。

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

# 福尔摩斯新传

篡夺王位 IV

SHERLOCK  
HOLMES

【英】大卫·斯图亚特·戴维斯◎著

舒丽萍◎译



新世界出版社  
NEW WORLD PRESS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福尔摩斯新传. 4, 篡夺王位 / (英) 戴维斯著; 舒丽萍译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14.11

ISBN 978-7-5104-5042-6

I. ①福… II. ①戴… ②舒… III. ①侦探小说—英国—现代  
IV. ①I561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109251 号

---

## 福尔摩斯新传4：篡夺王位

---

作者: (英) 戴维斯

译者: 舒丽萍

责任编辑: 闫红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黄厚清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址: 北京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(100037)

发行部: (010) 6899 5968 (010) 6899 8733 (传真)

总编室: (010) 6899 5424 (010) 6832 6679 (传真)

网址: <http://www.nwp.cn>

<http://www.newworld-press.com>

版权部: +8610 6899 6306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[frank@nwp.com.cn](mailto:frank@nwp.com.cn)

印刷: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

经销: 新华书店

开本: 670mm × 960mm 1/16

字数: 130千字 印张: 11.75

版次: 2014年12月第1版 2014年12月第1次印刷

书号: ISBN 978-7-5104-5042-6

定价: 32.00元



---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等印装错误, 可随时退换。

客服电话: (010) 6899 8638

## 序言

这些事件发生在1895年，与我有幸和歇洛克·福尔摩斯——我所认识的最好和最聪明的人——一起经历的冒险有关。当我把这些事件记录在我的私人笔记本上时，我知道世人必须等待一些时日才能读到整个故事。

然而，我并没有意识到，我们的世界竟会发生如此大的剧变。随着世纪之交的到来，欧洲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动荡，萨拉热窝暗杀事件最终让动荡达到了高潮，诱发以战争结束所有战争的局面。古欧洲在19世纪所取得的成就在人类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，但现在它走到了光辉的尽头，部分是由于领导人的错误和弱点，部分是由于其本身的成就所赋予的似懂非懂的破坏力所致。我觉得，当时的年轻的理想主义者持有一种强烈而错误的观念，他们认为只有摧毁旧事物才有可能取得进步。他们愿意，甚至急着盲目地飞跃到一个全新和完全不同的未来。这意味着君主时代的消亡：欧洲被扔进了一个大熔炉，旧的和朝代都毁于战火，从此一蹶不振。被这场可

怕的战火无情消耗的其中一个国家是鲁里坦尼亚王国，它是这次冒险的主要背景。

战争的硝烟于1918年被清除，我知道不再有任何限制使我必须将这些故事保密，但即便如此，我内心的某个声音告诉我，现在不是出版这本回忆录的适宜时间。所以，我把它和许多未记录下来的歇洛克·福尔摩斯调查过的案例放在一起，保存在一个经受过旅途劳顿、磨得很破的锡制公文箱，放在查令十字街考克斯有限公司（Cox & Co）的储藏室里。我已经下令，我死去五十年之后，当这幕特殊戏剧里的所有人物都早已与世长辞之后，篡夺王位的故事才能最终呈现在世人面前。

约翰·H. 华生医生

1919年5月6日，伦敦

# 目录

-  第一章 赛普特上校 001
-  第二章 王位的替身 009
-  第三章 蓝军 019
-  第四章 替身失踪 025
-  第五章 查令十字酒店 035
-  第六章 伦敦的黎明 043
-  第七章 家人团聚 053
-  第八章 第欧根尼俱乐部 063
-  第九章 旅途 075

-  第十章 野猪头客栈 087
-  第十一章 鲁珀特 097
-  第十二章 弗拉维亚王后 107
-  第十三章 恶魔湖小屋 117
-  第十四章 拉森狄尔 129
-  第十五章 再说鲁珀特 137
-  第十六章 赞达森林 145
-  第十七章 皇家火车站 153
-  第十八章 迎接国王 165
-  第十九章 解释 171

# 第一章

## 赛普特上校 | ONE

我常常反思，在我的朋友——著名侦探歇洛克·福尔摩斯先生调查的案件中，那些一开始就极具戏剧性的案子往往会有一个更具戏剧性的结局。当然，我将要叙述的事件就能最好地证明我的这一观察，这一事件使欧洲未来的和平处于岌岌可危的境地，而且几乎耗尽了我们的生命。

1895年的一天傍晚，当福尔摩斯和我在海德公园漫步时，我们都没想到一场冒险即将到来。那一天，我的朋友无所事事，当我们的客厅里充斥着他的粗烟丝造成的越来越浓烈的烟雾时，我无法忍受下去了，就说服他出去呼吸新鲜空气。虽然不情愿，他还是同意了。





季节的变化和大都市居民所呈现的变化都一目了然，相比之下，发展停滞不前的郡却了无生气，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。伦敦的好公园和穿过都市的绿荫大道都象征性地披上了季节的色彩：冬天是鲜明的黑色和灰色；春天是嫩绿和粉红；夏天是草木葱茏的青翠；秋天是深浅不一的琥珀色。无论你在一年中的任何时候在伦敦漫步，都会直接感受到大自然变幻莫测的脸。

那年夏天非常宜人，但还有个把星期就进入九月了，树木已经开始呈现铜色的光彩。当我们路过铅灰色的九曲湖时，我观察到在夏季的那几个月里，湖上普遍缺乏智能划艇——美好的年景正在衰落的又一个明确的信号。我们转过脸，朝家走去。微风猛烈地将干脆的树叶刮得沙沙作响，我们已经感觉到即将到来的是一个充满寒意的夜晚。

“尽管人类能够召集所有的力量，华生，但面对时间和季节的变迁，人是无能为力的。正如莎士比亚所说，我们或许是‘万物之灵’，但我们仍然是时间的奴隶。”我的朋友神情忧郁地说道。

福尔摩斯一整天都处在沉默和郁闷的心情中，似乎这即将远去的季节增加了他的倦怠感。作为他的亲密同伴，我对他一阵阵的抑郁发作并不陌生。他的大脑就是这样一个精心锻造的仪器，它能够高度优化对外部的感觉。我也意识到，并不是不可阻挡和匆匆流逝的时间消沉了我朋友的意志，而是因为他手头上没有案件可占据和挑战他那惊人的大脑。

当我们从牛津街拐到贝克街时，街灯都点亮了，甚至连在鹅卵



石道上喀嚓喀嚓地行进的出租马车也亮起了车上的灯笼，以暖暖的黄色光束来吸引顾客。

福尔摩斯和我早就自然地陷入了沉默，各自沉在自己的思绪当中。暮色渐深，我看到一张我认识的脸正若隐若现地朝我逼近。这是门卫彼得森的一个朋友。有一次，当福尔摩斯出城去谨慎地查案期间，我为这个人治疗过肺炎。此人名叫科布，外表精瘦，谢顶的额头又高又圆，鹰钩鼻轮廓分明，鼻梁上架着一副精确平衡的夹鼻眼镜。他看上去像一个潦倒的牧师或学者。不过，我知道他是玫瑰王冠旅店的一个藏酒店员。玫瑰王冠旅店位于考文特花园，是门卫们经常光顾的地方。

当他走近时，他认出了我，并发出一声惊讶的叫喊。他一把抓住我的手，用力地握了握。“你好，华生医生。”他大声说道。

我笑着点了点头。

“你看，我现在精神矍铄！”

“很高兴听你这么说。”我说。

几句简短的交流之后，我们分道扬镳。毫无疑问，他正匆匆赶往他工作的地方。不过，这次偶然的相遇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。

“那么现在，福尔摩斯，”我转过头对身边这沉默的同伴说道，“关于这个家伙，你能说说你的看法吗？”

我的朋友扬起眉毛看着我，然后大笑了一声。我知道他被逗乐的原因。他立刻识破了我的小伎俩，知道我是想把他的思维从抑郁的情绪中转移出来。

“好吧，”福尔摩斯仍然面带微笑地说道，“你在你的医疗生涯中曾医治过他；他在伦敦西区的一个小旅馆里做藏酒店员，或许就是玫瑰王冠旅店；他疏于爱惜自己的健康，曾在军队服役；而且他是一个极其不成功的赌徒。我可以告诉你的就这些。”

我惊愕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，然后我们两个都放声大笑起来。

“福尔摩斯，”我最后说，“我可以很容易看出你如何推断他曾是我的病人，但至于其他细节……嗯，我很困惑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福尔摩斯撅起嘴，“说真的，华生，”他说，“你想让我玩这个把戏吗？”

“不是把戏，我向你保证，我真的对你的这些说法感到不解。”

“哦，很好。”他有点不耐烦地叹了口气，但我从他的举止可以看出，这个小小的锻炼令他觉得有乐趣，“我是这么看的：这个家伙见到你欢呼，并提及他的健康，很明显你曾经为他治过某种疾病，由于你不再行医，所以你肯定是应附近知道你有医术的人之邀才给他看病的，而这个人最有可能是哈德森太太或门卫彼得森。这个病人似乎并不像我们的房东太太相识的那类人，所以彼得森认识他的可能性更大。现在，虽然这家伙最近求助过医生——日子非常近，所以在黄昏的街道他还记得你的脸——但他并没有因为夜晚的寒冷而穿合适的衣服，因此我说他疏于爱惜自己的健康。再看看他的衣服，它们散发出强烈的啤酒味，他裤子的膝盖位置磨损得很严重。这些事实意味着他在一个特准卖烟酒的餐馆或旅店做某种体力



活。藏酒店员这工作自然就由此推测出来了。作为彼得森的朋友，他的工作场所很可能就是我们的门卫朋友经常饮酒出没的地方，我相信就是亨丽埃塔街上的玫瑰王冠旅店。就像你一样，华生，一个老军人很少能学到一些新花招。他的手帕……”

“折在他的袖子里？”

“没错。”

“那么不成功的赌徒呢？”

“当我看到这个人的口袋里露出《体育生活报》时，就可以安全地推测他是一个赌徒，如果这个人衣着寒酸，显然证明他在自己的追求上缺乏成功。”

“精彩，福尔摩斯，太精彩了！”我对我朋友这番非凡的分析感到由衷的钦佩。

“我很高兴你这么认为，”他热情不高地回答说，“它可能看起来给了你一些启发，但这种锻炼对我来说是基本功，我亲爱的华生，所以它并没有对我的推理过程提出真正的高要求。我的大脑渴望真正的挑战，能够充分发挥我脑力的挑战。当这台推理机器处于闲置状态，”他用食指弹了弹他的太阳穴，“整个人就很难受，平庸的尘埃就会落下来泯灭我的精神。不过，”他继续说道，面部表情已经柔和了很多，“我非常感激你小诡计背后所花的心思。”

我正要回答，注意力却被急促的震耳欲聋的嗒嗒马蹄声和响亮的呼喊声吸引过去，只见一辆双轮双座马车从我们身边疾速驶过，一个身板厚实的大块头男人探出身体催促司机。

“喂，出什么事了？”当马车叮叮当地在我们的公寓外面停下来时，福尔摩斯喃喃地说。只见乘客跳下车，把几个硬币塞到司机的手中，然后用手杖重重地敲我们的门。福尔摩斯不由地大声笑了起来：“是个客户，华生。这个客人很可能会令我们摆脱沉闷的生活。”

他正说着，这个男子已经从神情有点莫名其妙的哈德森太太身边走过。

“不管是什么，”我说，“事情很紧急。”

“但愿如此，”福尔摩斯回答道，一边兴奋地搓着双手。

当我们到达公寓门口，只见我们客厅的百叶窗已经被拉了下来，透过映在窗上的剪影，我可以看到我们的客人正在焦虑不安地来回踱步。

福尔摩斯一副守口如瓶的神情，微笑着说：“这么踌躇不安，华生，此人必然非常苦恼。”

一走进221B，我们便在走廊里遇到了面露担忧的哈德森太太。

“这里有一个先生要见你，福尔摩斯先生。”她以机密而阴沉的语气说道，“他似乎非常不安，一定要等你回来，所以我冒昧把他领到你们的客厅了。”

“这也没错，哈德森太太。”福尔摩斯赞同地说道，一边热情地上楼梯。

当我们走进房间，我们的客人仍在地板上走来走去，见我们进来，他突然转过身面对我们。他个子矮小，体格健壮，顶着一个子



弹形状的大脑袋，头发剪得短短的，一络坚硬的灰色胡须紧贴着他的上唇。他的举止和穿着打扮俨然是一位老军人的范儿。

“你们俩谁是私家侦探歇洛克·福尔摩斯？”他对着我们大声问道，虽然他的英语说得非常好，但他的声音里无疑有一丝口音。

“我是歇洛克·福尔摩斯，这是我的朋友兼助手，华生医生。”

我们的客人把两只脚跟喀嚓并在一起，简要地鞠了一躬：“我是赛普特上校，为鲁里坦尼亚王国的国王鲁道夫五世效力。”

“真的！”福尔摩斯彬彬有礼地说，一边脱下了他的外衣。

“请坐，赛普特上校，哈德森太太很快就会来奉茶。”

赛普特上校的眼睛在他那苍白且憔悴的脸上冷冰冰地眨了眨，在煤气灯的照耀下，可以看到他脸上淌着晶莹的汗水。他懊恼地把皮手套扔在桌子上：“恐怕我没时间赘述一些英语上的细节，福尔摩斯先生，我在贵国是有一件绝顶重要的秘密差事要办。事情把我逼到这个份上，我急切地需要帮助。没时间可浪费了。我这使命的目的使我不能寻求官方的援助。所以，听闻你的名声，我就前来找你作为我的最后一招。”

福尔摩斯敏锐地看着赛普特上校，“我是靠解决警方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无法解决的问题谋生的，”他说着，从柳条椅里拿出一堆报纸放到地板上，“至于英语上的细节，我必须向你保证，在这种情况下它们是非常实用的。我希望你放松、振作精神，这样你才能全面、准确、详细地描述问题的起因。如果要我帮助你，这是必不可少的。现在，先生，请搬椅子坐到炉火旁来。一个匆忙而混乱的





## 篡夺王位

故事会妨碍——而不是帮助——问题得到迅速的解决方案。”

赛普特上校发出一声不耐烦的嘟哝，迈着不稳定的步子向前走了几步。让我们大吃一惊的是，他翻着白眼，挥舞着手臂跌倒在地板上，然后伏在我们的熊皮地毯上昏迷了过去。

## 第二章

# 王位的替身 | TWO

片刻之间，福尔摩斯和我带着静静的惊异盯着面前这个失去活力的人。然后，我的朋友急忙拿来一个软靠垫放在他的头下，又把白兰地放到他唇边。我跪下来，松开他的衣领，感觉他脉搏里的血液不稳定地流动着。

“怎么样，华生？”

“他只是昏了过去，也许是强烈的情感冲击所致。”

“我很好！”我们的客人声音嘶哑地说道，他的眼睛沉重地睁开，那坚实、苍白的脸因忧虑而布满皱纹。福尔摩斯把白兰地举到他嘴边，他喝了下去。“只是一时的虚弱，我向你们保证，先生们。”赛普特说着，将自己调整成坐姿。“我很快就会恢复原样，



如果能再喝一口白兰地，我将不胜感激，它非常提神。”他的五官变得柔和，一丝浅笑浮上了他的嘴唇。

十五分钟后，赛普特上校坐在我们的炉边喝茶，显然他已经安然无恙了。

福尔摩斯坐在他的对面，放松地穿着一件鼠灰色的便袍，吸着他那根古老的黑色陶土烟斗。“现在，先生，”他说，“我很高兴听你的故事，请精确地讲述细节。”

赛普特把杯子放下，身体前倾，犹豫了一会儿，仿佛在理清自己的思绪——然后他就开始了：“首先，关于我要告诉你们的事情，我必须要求二位尊敬的先生对此严格保密。”

“这一点你不需要害怕，”福尔摩斯让他放心，“华生和我不是第一次参与皇室家庭的秘密。我们保证会谨言慎行。”

我点点头表示赞同。

“谢谢了，先生们。”赛普特说道，“这件事重大而微妙，公众要是知道的话，会毁了埃尔夫博格家族，并使其蒙羞。现在，为了让你完全了解这件令人绝望的事，我必须从大约三年前发生的事开始说起。”

“三年前！”我惊呼，无法抑制我的惊讶。

福尔摩斯不耐烦地叹了口气，“如果你认为绝对有必要，赛普特上校，那么请尽量简明扼要、切中要点。”

赛普特上校的眼睛愤怒地眨了一秒钟之后，开始叙述：“在国王鲁道夫五世参加加冕典礼的前一天，国王和我以及另一个值得